

魔飛小

鬼步驱歪门邪道



魔子弹牛鬼蛇神

金庸著

目 录

第 一 章	天地虽大身无立锥之地.....	1
第 二 章	生死由命夜闯鬼门关.....	33
第 三 章	八斗书生灵位三具.....	68
第 四 章	水中捞月稀世奇物.....	107
第 五 章	情丝难断红麝奇缘.....	148
第 六 章	名寺远播零威九州.....	180
第 七 章	血海九宫不异而飞.....	213
第 八 章	断肠铜钟真假难断.....	232
第 九 章	壶底朝天神功盖世.....	261
第 十 章	红颜祸水男人似泥.....	295
第 十 一 章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26
第 十 二 章	招魂神幡震慑武林.....	365
第 十 三 章	抽刀断火恨海难填.....	409
第 十 四 章	梵音惊世钟鼓怔人.....	438
第 十 五 章	五鬼悲秋鸣雷惊岳.....	480
第 十 六 章	武林奇葩为情所困.....	514

第十七章	造物弄人物物相克.....	553
第十八章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592
第十九章	万劫重逢母子喜泣.....	616
第二十章	黄尘滚滚赤祸连连.....	656
第二十一章	天作之合一龙三凤.....	688

随着这一声沉重的冷哼，他身形倏起倏落，快如流星般落在小老头身前。

小老头神色大变，向后猛退两步，颤声喝道：“你拦住老夫作甚？”

童无忌没有回答，他两眼喷出熊熊火焰，向小老头缓缓地逼进两步。

“你想怎样？”

小老头语意虽硬，但声音颤抖，目光散乱，显见他内心有无比的恐惧。

“你怕什么？”

童无忌说话了，但话声又冷又硬，锋利处更像一把刀。

小老头感到一阵难堪，勉强将胸脯一挺，大声道：“笑话，我凭什么怕你？”

“哼哼，只要你不怕事就好办！”

“好办，你要怎样？”

“我要你回答几个问题！”

“我要不说呢？”

“招魂幡主人的话，谁敢不答？”

“招魂幡！你……你说……”

“你还认识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三年之前，大漠里追赶八斗先生的弱妇幼子，难道不是你？”

一点不错，这小老头正是当年仇家派往瀚海追踪之人，是以一闻童无忌之言，顿时面无人色，向后猛退两步，牙齿打颤道：“不……是我！”

他本待否认，但一看到童无忌那双利刃似的眼色，顿时心中

一寒，只好俯首招认。

童无忌又向前缓行两步，喝道：“是谁派你去的？”

“是……我自己！”

“胡说！你若想欺瞒招魂幡的主人，当心我叫你生死两难！”

“是……韩七！”

“韩七？就是向我下手的大汉么？”

“正是！”

“他人呢？”

“被莫愁仙子击毙在瀚海里！”

“那莫愁仙子是谁？”

“不知道！”

“你当时见她往那里去？”

“我……看她带着童夫人，共乘一只金鹰向东飞去。”

童无忌问到此地，已经明白三件事！第一：那被饿鹰争食的骸骨，就是被莫愁仙子击毙的韩七。第二：莫愁仙子一定就是小翠姑娘之师。第三：莫愁仙子的住处，可能在贺兰山南麓。

看情形，小老头说的全是真话，不过若说指使之人是韩七，实在叫人不信，童无忌不是傻子，那能听不出来，当下冷笑一声：“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当年韩七向我下手之时，我分明听你在旁喝阻，叫他不要忘了帮主法谕，我问你，帮主是谁？法谕是什么？”

“帮主……他……”

“他是谁？”

“……”

衣袂生风，冷笑突起，三条道装人影，如同闪电穿云，疾泻而下。

这三名老道俱是五十开外，手中各执一柄二尺来长，精光闪

亮的铁如意，为首一人，削额高颧，面如寒冰，落地后，一横手中铁如意，尖声冷笑道：“童无忌，你认识贫道么？”

童无忌仰面一笑：“有话早说，在下没有闲情与你谈这些废话！”

“哼！你说话倒也干脆，贫道微尘子，特率师弟飘萍，逍遥，来向你清算师兄蜉蝣子那笔血债！”

“哈哈，你最好再去打听一下，蜉蝣老道究竟伤在何人手下？”

“你是血海转轮王的爪牙，江湖上人所共知，还置得贫道打听么。”

这话实在是莫大的侮辱，童无忌陡地欺进两步，喝道：“你听谁说？”

“就凭在括苍山头现出‘血手令’那回事还不够么？”

“哈哈，血海爪牙，你这班懵懵懂懂的东西，就算我是血海爪牙，我看你这笔血债如何讨法？”

“血债血还，还怕你赖得掉？”

震耳风涛兴起，铁如意幻起三朵银花，向童无忌胸前递到。

童无忌反手拍出一掌……

突然，他发现那小老头业已反握这千载一时之机，向荒山乱岭中逃去。

衡量轻重，顿时缩手抽刀，退后五步。

泰山派的老道那能让他离去，大喝一声，飘萍子，逍遥子，两柄铁如意同时攻来。

童无忌眼见小老头没入一片乱峰之后，不由心中大急，匆忙中猛提丹田之中，全力拍出三掌。

但见狂风疾掠，劲气如涛，泰山派三名老道分别被逼退数步，童无忌长啸一声，凌空拔起，施出那旷古凌今的“飞龙九转”

身法，迺向乱山中赶去。

他身形虽快，无奈起步太迟，眼见杂树参天，浓荫泻地，小老头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那还有半点人影？

找，非把他找到不可！

他刚一举步，突然耳畔传来一阵歌声，音韵不清，词句难辨，就像是喝醉了酒，又像是说梦话……

他情不自禁地朝向歌声奔去，啊！这是一条山谷，谷中虽然悬崖如削，但却风景如画。可是，歌声停止啦！

隔不一会，歌声第二次传来，这一回豪放沉浑，简直能裂金石，这是谁？难道是山野樵夫？啊！听！

三酉先生忒可怜，
荒山无酒梦难成，
馋涎恰似三江水，
萦回婉转出东峰。

这几句话念来滑稽突梯，把一个醉汉思饮，馋涎横流的形像，形容得淋漓尽致，童无忌为之晒然失笑。可是，此人音浪铿锵，如鸣金石，分明是武林罕见高人，又不禁令他心头大震。

他略一观望，已辨出歌声自谷底传来，当下双臂一抖，就向那棵棵修竹中落去。

就在他离开未久，谷口又扑进十多条人影，领先而行的，是泰山观三个老道，稍后一人，是个手执铁骨摺扇的精悍老叟，老叟身后是一群年龄不一，高矮参差的武林人物。

那手执摺扇的老叟，进谷后喇的一声，合拢了手中铁扇，向手心一击，说道：“微尘道兄，那小子果真逃入此谷了么？”

微尘道人把手中铁如意稍稍一拱，说道：“一点不错！”

“哈哈，我铁扇叟若不把他抽筋剥皮，也对不起终南一派列祖列宗，更对不起死去的师兄二绝仙翁，道长，咱们搜！”

人多胆大，十多条人影，如同水银泻地，分向谷中搜去。

铁扇叟快步如飞，刚到左岩之下，突闻一声，痰嗽之声，猛抬头，只见一声大石睛方，露出个高与人齐的石洞，不由纵声大笑道：“该死的东西，难道你躲进这狗洞里就算了不成，识时务的趁早替我滚出来，老夫替你留个全尸就是！”

他这一叫，十多条人影全都闻声奔来，首先落地的是个胡腿满脸，山装打扮的高大老叟，只见他双目一瞪，嘿嘿冷笑道：“铁扇兄同他噜嗦什么，我就不信这小子能有多大道行，让我牧野神耕进去把他拖出来！”

牧野神耕田蓑，钱塘渔父江潮，四明书生孔乾父，与天台樵子柳问山，合称四海四友，为武林有数高人，说完双袖一拂，就待向洞中欺进。

突然，人影连晃，两条大汉越众而出，身形未稳，便即哈哈大笑道：“田大侠且慢！”

牧野神耕脚步一停，怒声道：“两位有何指教！”

“杀鸡焉用牛刀，对付这种狗洞里的下五门小贼，我兄弟足有余裕！”

四掌护胸，身形一沉，两条人影已向洞中进。

此时泰山派三名老道，以及其他十多个武林人物，俱都气贯丹田，凝神以待。一步！两步！三步！

两人第四步尚未跨出，突然冷哼一声，双双倒飞而回，叭地一声，摔出三丈开外，鼻口流血，气绝身亡。

众人神情一怔，陡闻一声怒吼，铁扇叟展扇护胸，已向洞中欺进三步，突然间，铁扇一推，打出一股劲风，身形乘势又欺进三步。

又是一声暴吼，铁扇叟扇掌齐施，凌虚扇出两扇，拍出三掌，紧接着轰然大震，身形又被震出洞外。

只见他双脚一着地面，哇呀一声，喷出两口鲜血，立即盘膝坐下，不言不动，闭目调息。

他伤势非常怪异，虽然口喷鲜血，脸上不但没有半点苍白之色，反而红光熠熠，如同被火烤过的烧肉一般。

众人面面相视，不发一言……

沉默！沉默！就像是地球将要毁灭一般的可怕。

山风劲吹，树影狂摇，血在流，心在跳……

时间在无言的紧张中度过，终于，牧野神耕转过头来，向泰山派三名老道说道：“三位道兄，请为老朽掠阵，让我再进去看看！”

“师叔，你老人家……”

说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大汉，言不尽意，眼中满是企求之色，不用说，他是想劝阻牧野神耕不要进去！

不是嘛！这情形简直太可怕了！

可是，牧野神耕是东海四友之一，武林中有名的人物，岂能说了不算？他果断地一摆手，毅然掉过脸去，以一种慷慨赴义的心情，迳向石洞中走去。

泰山观三名老道互看一眼，立即下了个决断，同时迈步，紧随在牧野神耕之后向洞中走去。

四条人影，怀着四颗跳荡的心，四腔奔腾的热血，慎重地前进。

一步，两步，三步……

八步了！洞外诸人，心情突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一瞬不瞬地注视着眼前的变化。

笃！笃！四人脚步落在洞中石地上，发出利而沉重的响声，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又向前移动两步。

下面是第十一步，这一步刚刚举起，牧野神耕陡然惊叫一声

.....

牧野神耕田莠第十一步刚刚举起，突然惊叫一声：“六阳神罡！”

这四个字如同江翻海啸，地塌天崩，泰山观三名老道全都心神大震，未等定下神来，已觉一股热浪袭来。

练武之人，俱有一种潜在本能，当其遭逢危急之际，用不到脑筋思考，自然会知道应该如何。

牧野神耕变掌猛扬，泰山观三名老道，几乎也在同时纷纷出手。

四人俱是武林知名之士，此时全力出手，威势之强，可以想见。但觉四股内力，揉合成一道汹涌狂流，翻腾呼啸，卷向袭来的那股热浪。

电光火石间互相一接，但闻嗡然大震，眼见洞壁摇晃，尘土纷落，四条人影，如同断线之鸢，由石洞中倒飞而回。

牧野神耕与微尘子，落在洞外五步，逍遥子、飘萍子，功力稍逊一筹，竟被震出八步开外。

众人隐住身形，正在面面相视，突闻洞中传来一阵人声：“这点小小惩戒，难道你还不服么？”

牧野神耕见状极虔诚地说道：“田莠不敢！”

“既称不敢，怎还不滚？”

此时铁扇叟伤势似已痊愈，由地上一跃而起道：“老前辈叱咤江湖，侠名素著，铁扇叟秦舟已极倾服，不过今天……”

“哼！难道今天你还有话说？”

铁扇叟满面俱是愤懑之色，高声道：“秦舟在武学上与前辈相较，确如沧海一粟，但骨鲠在喉，不得不说！”

“只要你说得有理，老朽自然还你公道！”

洞中之人，想是武林中极负盛名的人物，众人一闻此言，俱

为铁扇叟暗捏一把冷汗，但铁扇叟生性暴烈，此时似乎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闻言不惧反笑道：“秦舟言语冒犯，伤而无怨，但以前辈声望，竟对我终南门下两位弟子猝下杀手，岂不……”

“什么？毙在老夫掌下的是你终南门下弟子？”

“难道前辈现在才知道？”

洞中沉默半晌，突然冷哼一声：“秦舟，这两人入你终南门下几年？”

“三年！”

“可是带艺投师？”

“这似乎无关宏旨？”

语音刚落，洞中突然爆起震耳狂笑，笑毕，冷哼一声：“好一个无关宏旨，秦舟，假如我这双老眼不花，那两个死东西当是千面人魔东方绝的爪牙。”

要知千面人魔东方绝，二十年前崛起武林，其功力虽在乾坤五霸之下，但阴险奸狡却有过之，因其心黑手辣，易容术已入化境，不数年即争得黑心手千面人魔之号，最令江湖人物谈虎色变之处，还是他爪牙密布，令人防不胜防。

十年之前，传说老魔召集其爪牙，在吕梁山聚会，被乾坤五霸中的穷神醉鬼发现，一场混战之后，风消云散，老魔与其爪牙从此绝迹江湖。现在终南门下，突然发现老魔的爪牙，怎不叫人大吃一惊，就连铁扇叟自己，也是惶然失然道：“前辈此话当真？”

洞中传出一声怒喝道：“秦舟，难道你认为老夫还能骗你？”

铁扇叟神情一愕，忙道：“前辈一言九鼎，秦舟怎敢不信！”

“不敢就滚，免得在此地叫我看了惹厌！”

声音隐含怒意，更有一称不可侵犯的威严。

第九章 壶底朝天神功盖世

江湖人物，头可断，骨可碎，而志不可夺，能令这般武林成名人物闻声慑服，除去超绝之武功而外，最要紧的还是一个“义”字。这石洞中人，既能有此威望，当非泛泛之辈，然而，他究竟是谁？是童无忌吗？不！童无忌呢？

说起来童无忌的情形，和铁扇叟等人相差无几，不过他奇缘巧合，不但未被赶了出去，反而……

原来他落入那片修竹之际，立即辨出歌声并非发自谷中，侧耳谛听，竟是由崖后传来，好奇之心一起，已把追踪那小老头之事，抛到九霄云外，当下身形一长，攀崖而上。

这一带山中套山，谷外有谷，悬崖之后，竟然又是一座天然绝谷，景色之幽，似较前见过的犹胜一筹。

童无忌入谷之后，极目四眺，尚未发觉人迹，耳畔陡然传来一声冷哼，一转脸，只见背后悬崖上生着一株野花，藤蔓下垂，随风飘拂，碧油油的绿叶之间，点缀着百十朵黄花，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如同一串串金铃，就在那金铃锦幕之下，露出一座高与人齐的山洞……

他略一沉思，立即高声说道：“洞中是那位高人，能容在下一见么？”

话声刚落，洞中传出一阵人声：“想死你就进来！”

童无忌哈哈一笑：“不想死难道就进不去么？”

“那你就试试看！”

“在下遵命！”

“遵命”两字出口，身形一晃，两掌半提，大步向洞中走去。

他表面上步履从容，骨子里却像如临大敌，“九九玄功”蓄势以待，准备随时应付不意地袭击。

嚓！嚓！嚓！刚刚跨出三步，突然之间，洞中飘出一阵轻风，沙不飞，土不扬，可就是奇寒澈骨，就连童无忌身受金线血兰之惠，也不由机伶伶打个寒噤。

总算他任督二脉已通，功力已至动在意念之境，心头微微一凛，“九九玄功”立即发出，变掌猝聚七成真力，唰唰两声，闪电推出。

他虽然出手辛辣，但那像是对师门重仇，以及武林败类而言，若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极为厚道。是以两掌推出之后，陡悟武林中能受自己七成真力之人，实在罕见，心下一惊，双腕陡翻，硬将真力卸去两成。

但闻一声轻微脆响，石洞内传出一声惊咦，童无忌也是双肩摇晃，差点拿椿不稳。

他没想到荒山古洞之中，竟有这般高人，一时瞠目结舌，惊异莫名。也就在他惊震之际，耳畔又传来一阵苍老的声音：“怪不得娃娃吹牛，果然真有两手，来！娃娃，这次不用客气，看我这几根穷骨头到底老了没有？”

语意之中，火气业已减去三分。

童无忌慌忙一定神，恭声答道：“童无忌武林末学，敢请老前辈不吝指教！”

话虽客气，手底下却不敢一丝含糊，话声一落，向前急欺三步，身形未稳，即闻一声怒叱道：“娃娃当心！”

“心”字一落，寒风暴涌，恰像四九严冬，一旦冰雪乍解，侵肤冷气，如同利刃一般呼啸而来。

童无忌双掌一接，饶是“九九玄功”护体，也被震得向后疾退一步，顿时激起了满腔浩气，只听一声长啸，震得洞壁摇晃，回声

刺耳，石屑尘灰，纷纷下落。

眼前烟雾迷蒙，冷风嗖嗖，童无忌掌劈招扫，连攻三招，竟由那疾劲的气流之中，闪电般欺进八步。

石洞中风敛尘消，惊声又起：“娃娃，你是欧阳天那老魔的弟子？”

“前辈明鉴！”

“哼！好狂的小子，难道我穷神的‘黄泉幽风’真就比不上你‘九九玄功’？”

穷神公孙丑之名，武林中只要练过三招两式，俱无不知之理，童无忌闻言心头大震，慌忙躬身答道：“晚辈‘九九玄功’不过稍涉皮毛，那如前辈‘黄泉幽风’已入化境！”

“你以为你师父比我如何？”

“家师在日，常言老前辈武功绝世，浩气干霄，为其毕生最最钦敬之人！”

“什么？娃娃！难道你师父已经……”

“家师已经谢世半载！”

洞中突转沉默，似乎倾刻之间，布满了惨雾愁云。好半晌，才听穷神叹息一声：“咳！娃娃！你错啦！”

“前辈，你是说……”

“好孩子，我穷神虽居乾坤五霸之首，但武功修为仅与醉鬼在伯仲之间，当年较技，你师父虽未出手，但我自知‘黄泉幽风’，抵不上你师父的‘九九玄功’，‘乾坤八卦掌’，更比不上‘天魔十三式’……”

穷神说到此处，倏而住口不言，看情形似乎有无限感慨。

童无忌趁机插口道：“家师临终之时，曾命晚辈行道江湖之日，若遇前辈，务必虚心承教，假若前辈不较家师高出一筹，以家师性格，怎会……”

“欧阳天！欧阳天！没想到你把我穷神看得如此之重，咳！只可惜人死不能复生，要不然……”

穷神那苍老的话声，到此又复中断，似乎是缅怀故人，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凉，凄苍……

在这种沉重的气氛当中，童无忌想起师仇家恨，也不禁酸楚万分。

终于，穷神又恢复那股豪放的性格，哈哈大笑道：“娃娃！不要难过啦！欧阳天能有你这样弟子，当可含笑九泉，快进来，让我瞧瞧！”

童无忌心神一震，昂首，举步，直向洞中走去。

如此行约三丈，突觉眼前一亮，现出一间石室。

石室宽大，四周隐露门户，室中设置简陋，当门放着一张石榻，榻上坐着一人……

只见他面似乾蕙，发如飞蓬，两耳前招，腥唇上卷，酒糟鼻头，恰像刚刚上市的广柑，又红又大，生在神光熠熠的两眼之下，实在丑怪之极。

不过他生像虽丑，人却极为威武，百结破衣，裹着那八尺高躯，虽然坐在石榻之上，也较常人高出一头，那双巨灵之掌，更像蒲扇一般。

童无忌不敢稍懈，就在距离八步之处，停身施礼道：“童无忌叩请前辈金安！”

穷神公孙丑，在暗淡的光线下，两目突现奇光，紧瞪着童无忌凝视半晌，突然朗声大笑道：“良材美质，异禀奇姿，果然是百年罕见的武林奇葩，可是，娃娃，你来到这荒山古洞，难道就为的是向老夫请安？”

他说到后来，笑声顿歇，两眼威凌四射，满面俱是怒容。

童无忌看得心头一凛，知道自己来得突兀，已引起这武林人

物的疑忌，假如此时一个应付不当，说不定……

他人本聪明绝顶，思量中微微一笑道：“晚辈来此，乃是巧遇！”

“巧遇？”

“晚辈本为追一绿林人物，不意入谷之后，忽闻前辈歌声，是以循声而来，不想竟与前辈相见，这真是梦想不到的奇遇！”

穷神一听童无忌竟是被他歌声吸引而来，顿时眉头一耸，目露奇光，待得他说完之后，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三西先生忒可怜，荒山无酒梦难成……哈哈！醉鬼！你听到了么？”

童无忌惊奇地四下一看，石室中那还有第三人在，可是穷神话音一落，耳畔立即传来一声冷笑：“公孙老儿，你要是呆不下去不妨早说，只要你出口认输，马上就可出去，何必这样大喊大叫坐立不安呢？”

这声音沉宏刚劲，裂石穿金透壁而来，虽然听起来尚远，但一字一句俱都清晰可闻。

童无忌眼见这种功力，顿悟此人定是与穷神同享威名的醉鬼高弦。果然，话声一落，穷神立即冷哼一声：“哼！笑话，我穷神一无家财，二无子女，心中无牵无挂，难道还伴不过你，好，咱们再呆上三年瞧瞧！”

“不说三年，就是十年又当如何？”

“哈哈，醉鬼，十年么？我怕馋虫吃了你！”

穷神这几句话，似首已撩起了醉鬼的馋瘾，话声一落，便闻“咕叽”一声，虽然未见其人，但那付馋涎欲滴，干咽沫的姿态，已经可想而见。

童无忌强忍笑意，向穷神问道：“这谈话之人，可是商老前辈？”

“不是他是谁？”

“但不知二位前辈如何会……”

“娃娃，你坐下来听我慢慢告诉你！”

童无忌刚刚盘膝在洞中沙地上坐下，石壁里又传来一阵醉意朦胧的声音：“娃娃，你听我的！”

童无忌正感不知如何答言，醉鬼那自说自话的声音，已由石壁里清晰传来，只听他说道：“三年之前，中秋之夜……”

穷神闻言大嚷道：“不对，中秋前夜！”

“中秋之夜！”

“中秋前夜！”

.....

童无忌插言笑道：“两位前辈不必争论，依晚辈看来，且先把日期搁下，还是先谈怎样会在这荒山古洞之中……”

穷神没等他说完，忙道：“好！让我来说，那夜在汉阳关帝庙内……”

“呸！在武昌黄鹤楼上！”

“关帝庙内！”

“黄鹤楼上！”

“醉鬼，你那夜大概多喝了几杯，连地方也记不得了把！”

“笑话，我醉鬼酒醉心明白，愈醉愈清楚，不说地方不会错，就连细微末节，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正在举杯邀明月，不想你这穷老儿猝然光临，我先还当你前来讨饮几杯……”

“哼！没想你古洞三年，竟还宿酒未醒，凭你醉鬼能记得，难道我清清楚楚地还能记错？那日关帝庙内，我正梦入黑甜，与周公畅论长生之道，不想你这醉鬼冒冒失失地跑来，硬要拚个高低……”

“胡说，你简直是大白天说梦话，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关帝庙！”